

六 人

[德]鲁多夫·洛克著
巴金试译

Rudolf Rocker
THE SIX

原文系德文,根据Ray E.Chase
的英译本转译。书中插图系Doris
Whitman Chase作。

LIUREN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15,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8,000
书号 10002·49
定价 1.15元

文化生活译丛

XI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印 刷 者

六〇三印刷厂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目 录

楔子.....1

*

第一章 浮士德的路1

第二章 董·缓的路30

第三章 哈姆雷特的路63

第四章 董·吉诃德的路.....93

第五章 麦达尔都斯的路128

第六章 冯·阿夫特尔丁根的路.....162

*

觉醒.....195

*

译者后记222

第 一 章

浮士德的路

群山中间有一座城。它那些古旧的楼阁被夕阳映成了金红。蜿蜒交错的街巷凌乱得象一所花园的曲径，全被深锁在厚的城墙内，墙上耸立着一些坚固的城楼。每道街，每条巷仿佛都隐藏着它特殊的秘密，一个陌生的人要想了解它，是不会成功的。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在那些尖屋顶的老宅的阴影中存在着久已被人遗忘了的古昔的往事。

市场上古老的喷泉象往昔一样地在柔声低语。古寺院的巨影躺在寂静的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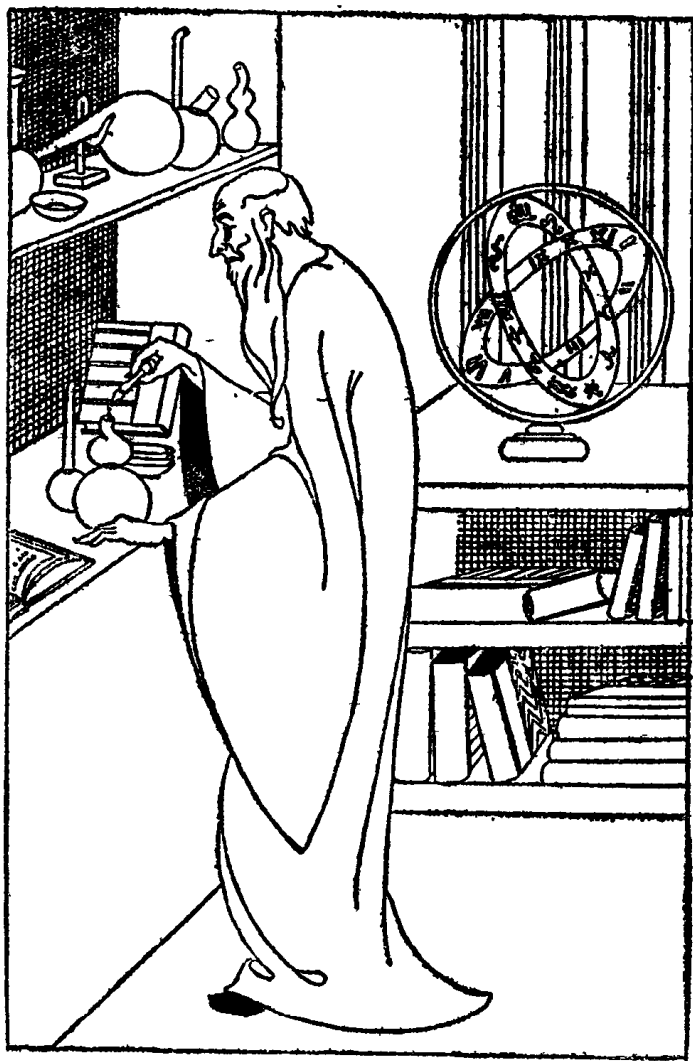
场上，这广场在今天显得十分荒凉。只有一个憔悴的老妇孤寂地站在古喷泉旁边，梦想着那些永不会再来的逝去的时日。

春天突然来临，漫长的冬日的暴政一下就给终止了。灿烂的晴空和牧场、草地的新绿引诱人们走出到郊外来，欢乐的人群在明媚温暖的春光里无拘束地跳荡、漫游，他们的久被麻木封锁了的心得到解放了，春天的太阳使这麻木融化消散了。今天成群的人，不论年幼老少，全走到露天里来，抖去他们灵魂上的尘垢，并且证明严冬的阴郁单调并没有损害他们丝毫。

现在已是傍晚，古老的钟声庄严地响彻了和暖的空气，警告城里人说，这是回家的时候了。快乐的人群象水流似地穿过城门，他们带了成束的鲜花和草木回去，欢快的歌声充满空中。古老的街道挤满了笑谈着的人们，他们安闲地、喜洋洋地走回家去，最后街巷中、广场上人影和语声跟着逐渐加浓的夜色慢慢消失了。

落日的最后光线早已褪尽，柔和的春夜静悄悄地罩在荒凉的街巷的上空，这些静寂的街巷在月光里奇异地闪烁着。

小窗中灯光渐次灭了。只有三两人家的孤寂灯光点缀了静夜。也许是一个病人正躺在那儿同痛苦挣



浮士德

扎，再不然有一个垂死者正把他疲乏的灵魂托付给上帝。

深沉、庄严的和平笼罩在这些沉睡的房屋的上空，偶尔有古寺院的庄严的钟声和守夜人的轻快的号角打破了这静寂。

在这沉睡的古城的中心一个小丘上，耸立着一所年代久远的堂皇的建筑物，它比四周的房屋更奇特，更古老。在一间塔里的屋子的尖拱式小窗前坐着一个白发长髯的老人，他正呆呆地望着窗外，他的眼睛越过那些在淡白色月光中发绿光的古屋的尖顶凝望着远方。

屋子正中有一张笨重的橡木桌，桌上凌乱地堆满了书籍和文件。顺着褪色的墙壁放了些长架，架上陈列着珍奇的标本和古怪的仪器。一盏精巧的油灯放射出微光，它想照彻这屋子的幽暗角落，却没有用。

老人带着倦容把覆在前额的长发往后一抹，沉思地喃喃自语：

“现在一切又象坟墓似地静寂了，在沉睡者的头上仍旧拱立着那无限空间的穹窿。在那里数百万个世界继续不停地沿着它们的轨道转动。但愿他们的睡眠得到提神的效果，不被噩梦惊扰！谁能

够做到这样呢？只有那些始终注意着目前的一点一点需要，从不想建造通向永恒去的桥梁的人。愿他们有福！造物主并没有给他们一种过事强求的性格。要扰乱他们的平衡是很难的。因此他们居然能够免掉受一种欲求的煎熬，在有些人这折磨人的欲求正象一只饥饿的虫咬着他们的心。

“我觉得这欲求象一种慢性的毒药留在我的血里，这时候深不可测的大自然正辗转在‘再生’的痛苦中，新的生命从无数的喷泉里迸出，它们的样式永远是新的。春天慢慢地过去了，夏天和秋天也渐次消逝，严寒的冬季又来把万物都包在它的尸衣里面。于是那个老戏法又开始了。谁能够探知这种永久的成与逝的奥妙呢？在这里面生与死是这么奇怪地混在一起，而每个终局又正孕育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广大的事实的循环中，死究竟是一个终局，或者只是一个开端，抑或同时是终局和开端呢？分隔‘过去’与‘未来’的界限又在什么地方？并且一切生物从那儿出来的那个缥缈无边的造物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我越是研究这个难解的谜，我越是觉得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对自己的天性感到了一种神秘的

畏惧，我自己的天性在我眼前就跟无限空间本身的沉默无言的永恒一样地深奥难解。

“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在我母亲身体怀孕一个新的生命之前我就存在着吗？难道在我这个生存的最后一星火花象火烬那样地灭了以后我还继续存在吗？”

“我们有着很多阴暗、神秘的东西，深藏在我们的灵魂里，永远不出现到表面上来给人看见。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细挂虑和我们所极难得有的小小欢乐这两样，我们所能彼此相告的也只是些表面的事情，它们影响我们的程度也不比那些无意识的机械动作高多少。然而那些沉睡在深处的东西并不想露面，它们睡在心底，在那儿不为人知的原始力量默默地往复循环从来不走出到光天化日之下来。

“在燃烧着的性的烈火的中间，颤抖的身体紧紧相偎着，两个灵魂似乎溶化在激情的疯狂的骚动里，甚至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它静静地隐伏在感情的后面，所以总有一些话不会吐出，总有一些极深的欲念不会平息。甚至在爱情带着陶醉酣睡的地方，也有一个带威胁性的谜样

的东西，始终在思想的深处闪烁。谁知道呢？

“是的，要是我们真可以去参观造物主在他的工场里工作的情形，把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终局看个明白，那么我们或许也会知道在围绕着我们脑筋的那道薄墙（许多隐秘的思想都拥挤在它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并且暗暗地藏在不大会给人发见的地方）的另一边躲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时候生命的意义对我们便不再是一本密封的书了。然而我们的一切的探索又有什么用！我们这些渺小的可怜人，凭我们的思想不过紧紧抓住事实的表面，而且每逢我们以为我们找着解答，得到领悟的时候，我们总是最愚昧、最不明白的。

“在这许多烦闷不安的夜晚，我坐在寂寞凄凉的小屋子里，我的贫弱的脑筋反复地思索着会把我从永久的苦痛中拯救出来的那些包容世界的广大思想——

“拯救吗？仁慈的圣处女啊，您是纯洁的，尊贵的，您这个住在天堂里上帝圣座旁边的女人！从您那神圣的身体中生出了基督，他把人们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可是拯救我的救世主却好象并没有出世；因为没有一个救助者曾经熄灭过我胸中那

股热切的渴望的烈火。

“啊，要把人从他的各种小的罪孽中救拔出来倒还容易，可是要给他解除那些一直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上面盘旋的纷乱思想（那些不断地在要求着理解的思想），却困难了！这个大的渴望，它一直在期待着一个启示，并且在隐沉的痛苦中不自觉地咬蚀自己，它真有得到解救的时候吗？”

“追求我一切热望的实现的念头曾经象一颗明星似地在我的头脑中萦绕过，可是随着岁月的重荷的逐渐加重，它也越来越远地逃到远方去了，只剩下一些无用的残屑。

“当我的身体里还充满着青春的力量，而我还用清晰的目光正视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梦想过那一个崇高的时刻：那时命运用来束缚我的结子都在我的手里解开了。我的心带着热切的冲动抓住了人智所产生的一切，并且在古书中，在古昔的制度中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可是每次那渴求看见它前面有了一道门，心灵在地平线上瞥见了它的终极目的时，事实上那却只是另一个开端，难理解的，就象一星在坟墓上空嘲弄地跳舞的鬼火。

“在岁月默默流转的过程中我确定地知道了一桩事情：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

物的终极的意义。我们好象盲人似地永远在绕着圈子。我们向着一个遥远的目标走去，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老地方来。

“在那包容一切的永恒的空间中有无数的世界在非常奇妙地旋转运行，在这些世界里面，除了我们居住的地球外，是不是别一个的上面也有人一类的生物，他们也象地球上的人一样，在追求着理解，并且顺从着那个热狂的欲求，也会在地狱的痛苦和天堂的幸福中烧毁着自己？”

“我常常觉得我听到从极远极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些通入无穷的深处的世界的无声的节奏。它象一声强大的弦音落进我的灵魂：我以为我听见了天体的和音，于是整个生存的就突然变成很明白的了。然而等到我动一只手用文字去缚住我那内心的经验时，这短暂的魔力立刻就象一个气泡似地破散了；我身边只有寂寞空虚。

“然而那个靠我的心血养活的大的渴求，那个一直在追求理解的热情的渴望，它从不离开我；虽然我始终在各种失望中间绕着圈子走不出来，它也从不离开我。甚至在今天墓门已经为我这个‘衰老’的身体开了一个缝隙，我那个大的渴求也不会静止。并且这隐秘的痛苦似乎变得更厉害

了。为什么，呵，为什么呢？

“我一直是极虔诚的！我永远是一个传播您的光荣的不偏不倚的使者！”

这时房中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出来一阵快乐的哄笑，一个声音说着：

“你这傻子！你这老傻子！你那老朽的肢体已经感到了死亡的冷冰冰的抚摸，然而你还不能够制止你的疯狂。难道你从没有认清你自己最深的天性？你一生都在幻想你自己是个虔诚的人，可是你就从没有虔诚过。你知道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吗？一个人的虔诚是从他的内在的冲动来的，他完全服从神的命令。他不计较，不隐讳，他更不会被那些狡猾地潜伏在心底、切望着实现的隐秘欲望所煎熬。

“在你，虔诚只是一个达到特殊目标的工具。你赞颂你那造物主的光荣忠实地遵守他赐给你的诫命，可是在你的内心却深藏着一个妄想：你以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理解作为报酬，上帝会拉开你眼前的网幕，让你明白他的工作的意义。

“老头儿，这是空的希望！你在让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梦愚弄你自己。你的眼光定在一个幻影上面，那幻影闪出千种颜色的灿烂的光，却只是欺骗

地引诱你离开正路更深处走入沙漠中去。

“你的上帝就象一个回教徒那样地妒忌；他绝不会把知识赐给你。他在他自己造出的生物面前发抖，他已经看到未来的某一天人会起来反抗他的统治了。那一天就要来了。他的神性也会全完了。

“因此他便蒙蔽着人的心，拿一个终极目标去跟人的渴望开玩笑，这目标是人达不到的，人越是想追上它，它越是退得远。这样，人好象古寓言中的那个生物，它的热切的眼睛总是看见前面悬垂着新鲜的果子，可是它的嘴唇始终挨不到它。几千年来人一直是给缚在牵孩带上，然而他从没有注意到他给欺骗得多惨！

“老头儿，你走错路了！倘使你想求得知识，你应当敲我的门——”

声音停止了，房间里响起来一阵轻微的衣裳的声音。

老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谁在跟我讲话？”从一个角落里发出来刺耳的尖声：

“谁在跟你讲话？人称我为‘黑暗之力’，因为我从天上偷了火给地之孩子们带来光明。人曾经称

我做‘说谎的王子’，因为我第一个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真话。

“那个谦虚的词儿‘为什么’就是从我的心中想出来的。从前你的祖先们跨出了那道分隔人兽的门槛时，我就用这个词儿去迎接过他们。这个词儿钻进了他们的愚钝的脑筋，象一个重物似地沉落到他们的心底去了。

“无穷无尽的人群在所谓罪孽的诅咒之下跪倒在尘埃里礼拜上千位的神，一面损毁他们自己的身体，一面痛苦地呻吟。我亲眼看见他们心灵的苦痛，我只问着一个词儿：为什么？”

“那班做奴隶的人流血汗做牛马建造了金字塔和卫城，这些伟大的建筑物会把他们主人的名字留传到无数的世代。我望着那班奴隶的疯狂，我只问他们：‘为什么？’”

“然而这个藏在他们心底的词儿有时候也会突然发出亮红的火焰。于是魔鬼依附在他们的身上。神们从他们的圣殿中逃了出来，宝座也给丢在阴沟里了，那些铸造来作永久用的链子也断了。然而这情形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血液里还保存着对鞭子的爱好，他们的肩头又在渴求着一个新轭了。

“谁在跟你讲话？我就是那个在天堂中出现在你母亲面前的魔鬼，我求过她伸出手去摘知识树上的果子。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过：上帝知道你吃掉那个果子以后你的眼睛就会给扳开了，你就会跟神们一样，知道善恶。

“上帝把你的父母象狗似地从天堂里赶了出来，又诅咒大地教它不得养活他们，并且把他们交给奴役和死亡去支配，这并不是我的错！”

声音又静止了。老人的疲乏的身体上起了一股战栗，从他的嘴唇中发出来沉滞的声音：

“撒旦，是你在跟我讲话。你要把我引入魔道，骗我去受天罚吗？你的论理的锋利使我恐惧！然而我整个身心都在呼唤你。你不答应给我知识和理解吗？我的旧创口开始在流血；我的心又受着那些折磨人的问题的煎熬；那些我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欲望又从我的灵魂的深处挣扎着出来了。它们象烈火似地烧着我，我的灵魂忍受着它们的那无数的苦刑。难道我的渴求得着满足的时候终于到了吗？

“然而人说魔鬼是不可信赖的。他从来没有单是由于好意做过一件事。那么请你明白地、坦白

地告诉我：你做这件事情，期望着什么报酬？”

从角落里送出来回答：

“很小，几乎不值得提说。

“只要你活着一天，你任何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不管你的幻想想出什么，不管你的心想望什么，我都不会使你失望。时间与空间，死亡与永恒都会显得象水晶那样地透明，每个谜的难解的结都解开了。你也会了解整个存在的理由和一切事情的想得很周到的计划。直到这时为止你的心都不能越过的最后的界线也会在你的眼前消失了。连你那最小的一时的怪想也会是我的法律，要是什么时候我对你失了信，那么我们中间的关系就中断了。

“然而将来有一天你的最后的时刻来了，你的活力已经消耗净尽，你的精神要准备长眠了；那以后的事就得由我来决定。你便无权过问了。”

古老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响声，淡淡的影子在颤摇的灯光的四周晃动。天堂与地狱正在这倦怠的灵魂中追逐着互争胜利。于是这老人的眼中射出来强烈的光，他用坚定的声音说话：

“好吧，我要接受你的条件。要知道！要理解！就是一会儿也好！要看透事情的旋涡，要看见整个存在的根底，这是我渴想了多年的了。我简直不能够相信；我想望了多年的时刻到了，它给我带了拯救来。然而我始终认为那个为了大多数人死去的救世主绝不能够拯救我。

“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灵魂受着欲望的折磨的时候，我还管什么死亡与复活，地狱，时间，和永恒呢！这种未满足的冲动咬蚀我的心不是比地狱的痛苦还厉害吗？所以我认为与其整日整年在闭着的门前徘徊始终不能够看到谜底，还不如把这确实的痛苦永久担在自己的肩上。

“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

从屋子的阴暗处走出一个瘦长的人，帽子上插一支公鸡毛，身上穿一件红色大氅，他大步走到灯光照亮的圈子里来。他那苍白的瘦削的面貌好象是用一柄凿子刻出来似的，他的嘴唇边流露出傲慢的嘲笑。他用尖声说：